

思索一些关于生态文学的根本问题

刘诗宇(青年评论家)

生态文学的概念来自西方,有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自然史》已经可以算作其滥觞。中国文学界近几年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则更多与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推进有关。这是我们理解生态文学的两个大背景,也解释着生态文学创作中蕴含的问题意识——除了艺术上的考量,介入现实、改变现状是此类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

重申败者,反思贪婪

目前我们遭遇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早就不是少砍一棵树、少消灭一只动物能够解决的了,此时只去看最基础的废水废气排放、砍伐森林、垃圾焚烧,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与自然、现代文明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平衡更无从谈起。于是乎,思想观念变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对此前和现阶段人类文明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整体反思,生态不再仅仅指山川湖泊、日月星辰等外部世界,更指向人类的内心。

从生态文学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莫言、余华、格非等作家不约而同塑造出了一批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形象,例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兄弟》中的宋钢、《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他们的颓废在于无力改变客观现实,失败在于无法获得周围人世俗层面的认同,而种种行为背后是他们不愿将“贪婪”的行为准则贯彻到底——他们不肯放任自己在权、色方面的物欲任意滋长。当我

们反思一个时代通行的价值观念时,曾经文学中看上去“不合时宜”的东西就具有了“生态”层面的价值,这些人物身上对于“有限”的知足、不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巧取豪夺,传达的也许正是生态文学应有的内核。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稍显遗憾的是,也许现在我们仍大概率将这些人视作“窝囊废”,而忽略他们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所蕴含的批判意识和精神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近些年的生态文学无非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将主人公设置为世俗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或认知障碍者,以拒绝融入现代文明的状态获得与自然环境“通灵”的能力,这种写法也多伴随着“万物有灵”式的信仰体系,总之是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压缩限制人的理性能力,赋予动物、植物、地质或天文现象以人的理性和感性,用“截长补短”来追求“万物齐一”;第二,是以近似童话或神话的方式,在表面上完全将人或现代文明剔除,实际上用动物和植物来演绎人类和现代文明;第三种形态则大多为主题创作,专门记述某项环境保护活动。

前两类作品中都不乏佳作,第三种也是应运而生无可厚非,但这距离真正的生态文学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更是对介入现实、改变现状作用有限。无论是哪一类创作,其实都没有让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和以现代文明为中心的城市,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其内在的逻辑,是下意识将自然与生态层面的叙事边缘化,将其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也边缘化。

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

是否有一条通往理想生态文学的道路呢?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重建主体与客体、因与果之间的联系。

进入现代化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鼓励扩张,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分层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制药企业跨国设厂,因为大量排出有害气体、液体,造成某个村落的人出现生理缺陷,而受害者与获利者一生素未谋面,从小生活在纯净空气锦衣玉食中的药企老板孩子,更认为自己的父辈拼搏进取、形象伟岸。那些施与伤害、侮辱行为的个体或集体,因为成功转嫁后果而忽略了其负面作用,久而久之,对于个人与集体行为价值的评估被孤立起来,个体倾向作出最有利于自身而无视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惩罚的方式将受益的主体和被损害的客体强制连接在一起,而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可以以更自然、更符合事情本来面貌的方式重新连接主客体。

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文学创作打破个人经验的窠臼。个人经验是将因果关系割裂之后的产物,而生态文学创作不仅要看到城市之外的自然,更要看到个体与其他个体、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这些问题写清楚远比回避更加重要,就像生态文明建设的终点,一定是寻找现代化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平衡点,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都离开都市回到山沟或丛林之中。



●生态文学之于当代文学而言,也有可能变成一种让中国文学在语言、叙事、抒情层面重新获得独立性的尝试。

生态文学的命名容易让人产生狭隘化的理解,但仔细思索,这个概念可能为文学带来根本上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并入了“世界性”的发展路径之中。中国文学在经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着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转型,这些带有“世界性”色彩的路径,都是由第一世界国家所“制定”的,而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而生态文学之于当代文学而言,也有可能变成一种让中国文学在语言、叙事、抒情层面重新获得独立性的尝试。包括经济、文学等在内几乎一切都有“脱实向虚”之嫌时,生态文学这种试图重建主体与客体联系,追求一种实在的、确定的关系的文学形态,显得难能可贵。

相关的文学创作态势仍不明朗,此时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有必要走到创作前面。换言之,这也是批评与研究在“疲软”多年后,一次难得的自证机会。一切皆在发轫期,道阻且长,容我们拭目以待。

行走于大自然中的信徒

娜仁高娃(作家)



●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时代的发展,关于生态文学关注的更多是人类本身的何去何从,是人类内心生态的构建,而不是单单的自然生态的变化。

在我老家,人们将数九天结束后到清明节的这段日子,唤作为‘无主人的十五天’。至于其缘由,有人说源自萨满教,有人说源自天气骤变。用我母亲的话来讲,这段时间内之所以沙尘肆虐,天地混沌,是因为天地无管辖的主人,万物正处在‘苏醒’前的昏暗中。在我看来,无论出自何处,它都属于牧人对大自然的质朴认识。

众所周知,‘逐水而居’是游牧人传统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同时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牧人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河都是自然界的赏赐,唯有呵护与敬畏,方能延续生存。在草原腹地耸立的很多敖包山、敖包峰等,除了充当地标,更多时候是,在牧人们感恩心理驱使下诞生的用来表达对自然界敬畏的祭祀地。除了敖包祭祀,牧人们也会祭祀活泉、湖泊、老树、山洞等,毫无疑问,在他们眼里,自然界万物具有‘魂灵’,是可以感受到来自人类的‘祈祷’与‘祝

福’。而这些‘祈祷’与‘祝福’,催生出来很多富有文学性的‘祝赞词’。

接触过牧人生活的人一定会发现,吟颂《祝赞词》的过程具有仪式感。而这种仪式感的缘由,我想离不开自然界对人类的启发性。比如,我们面对山川之壮观、河流之清澈、草木之繁茂时,心绪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澎湃与激昂。同时,这种启发性来自各类动物生灵。在这种熏陶下,凭着直觉,我想没有一个人会随意践踏生命。

有人赞美鄂尔多斯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不含过多的修饰成分。毫不夸张地讲,在我家乡,几乎没有不会唱民歌的牧人。无论是在婚庆场合,还是在传统佳节,唱民歌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我曾在一本口述史中读到,一位手无寸铁的民间艺人,在野地遇见狼群后,用胡琴救命的故事。有一部纪录片叫《哭泣的骆驼》,讲的是驼民用马头琴感化抛弃驼羔的母驼,从而使母驼重新接纳驼羔的故事。这些滋生于寥廓大地的故事,表面上仿佛在讲‘万物有灵性’,本质上则是游牧人眼里万物平等的价值观。在他们眼里,生命的存在没有贵贱之别。生命链条之间存在的屠杀,也是自然规律,破坏链条,自然而然会导致生态的不平衡。

关于生态平衡的被破坏,文学上的表达,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不超过一个世纪。在记忆里,最早接触生态文学

的读本是一本薄薄的儿童读物,叫作《红狐狸与三个猎人》,讲述一只狐狸为了躲避猎人的捕杀,在额头上画了一只眼,用木棍当作獠牙,等到最后仍是被猎人捕杀,导致野兔泛滥。

在我看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时代的发展,关于生态文学关注的更多是人类本身的何去何从,是人类内心生态的构建,而不是单单的自然生态的变化。二十多年前,我亲身体验过一条横穿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穿沙路的修建过程。那种人进沙退的壮观场面,至今历历在目。穿沙路的成功修通,意味着什么无须我赘言。近两年,又一壮举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出现,那便是引黄河水入沙漠,随后形成的水面环沙的沙丘岛景象,则是近百年未有过的奇异风景。

面对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生态文学的表达,会不会存在滞后与单一,同时是否具备前瞻性与启发性,我想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自然文学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游牧人后代而言,我需要的是一种质朴的表达,而不是无病呻吟似的呼喊,或者一种矫揉造作、遮遮掩掩的揶揄,不是以俯瞰的角度看待自然界,而是以毫无躲闪的平视来观察自然界万物。在我周围,每天发生着令人不由赞叹的小事。比如,等到冬季储备食物时,牧人们会挑选出少量的动物内脏留给花鹊,等到夏季时给刺猬丢给几块奶酪,天寒地冻

后给山里的岩羊送水等等。可以说,在大地深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偎的故事。在那里,无论是用祭祀仪式、歌声、民间故事,还是日常民俗习惯上,人们所表达的无非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与赞美。

当然,自然界也存在其残酷的一面。比如,我的家乡春季有沙尘暴,夏季有令人焦躁的干旱,秋季有突然来临的霜降,冬季有短暂的严寒,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传统与风俗逐渐隐入历史尘埃。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看到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想表达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调和的裂缝。用什么来填满这条裂缝,或者是将把一个分裂的、中心渐渐消亡的、经验不断被分解的世界面纱掀翻,找出其本质,或许是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有一点毫无疑问,人类离不开自然界。从古至今,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类扮演着对自然界的开拓者,自然界扮演着对人类的赏赐者。但是,将两者相比,依赖者永远是人类,而不是自然界。面对庞大的自然界,我们穷其一生,除了看到我们自身的渺小外,我们也探寻出生命的坚韧。我们活一生,终极目标无非是想达到如山一样的宁静,如水一样的清澈,如云一样的飘逸。而这,是源自自然界对我们人类心灵的慰藉,亦是一个行走于大自然之中的信徒本来的面貌与姿态。